

《百年孤独》的雨落在墨西哥街头

一位插画师的跨洋文化寻踪

【文/青年报记者 丁文佳 图/受访者提供】



在哥伦比亚南部的雨林地区做志愿者期间，郭文媛画下了被蚂蚁噬咬时仿佛浑身火烧的瞬间。

自由插画师郭文媛一边讲述着结束于今年春节前的84天墨西哥之行，一边将被颜料渗透后厚到几乎快要合不上的速写本拆开，近80页插画赫然堆叠在桌面。倒也没有把画当成故事线索，只在一些记忆前翻出来用以“佐证”。从人物画像上的项链来历讲到该人物的国家认同；从当地新结识的外国友人在唐人街习得的中国生活方式，聊到上世纪40年代跟随丈夫所在的美国海军第四陆战队来到上海的马丁太太……她一次次拍着脑袋喊“是不是扯远了”，其实这样反而离那片土地更近了。

热门剧集《百年孤独》第一季播放期间，郭文媛正在墨西哥狂欢，墨西哥正是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写下《百年孤独》的地方。大学毕业的这些年里，她一次次带着高中读原著所残存的记忆前往拉丁美洲，在哥伦比亚的香蕉林里干活，摘香蕉再去偏僻丛林投喂猴子，这让她想起书里的香蕉公司；在厄瓜多尔西海岸的亚马孙雨林里被蚂蚁疯咬，这让她想起布恩迪亚家族的最后一个人被蚂蚁啃噬……而这一次，确切来说是讲完故事后，她惊觉她的墨西哥朋友大卫像极了奥雷里亚诺上校，意料之地因为他的孤独。

孤独由来已久 重逢“奥雷里亚诺上校”

郭文媛站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民宿门口的石墩上，焦急地眺望四周，等着大卫开车来接她，上一次见面还是八年前，她不确定现在两人会不会变得生疏，以至于要保持礼貌的距离。“他给我留言的英文单词说的是一辆货车，我脑海里任由刻板印象开始天马行空起来：这个27岁的墨西哥人现在不会成为毒枭了吧？货车是用来拉一些见不得人的货吧？”思绪还在紧张地翻飞，一个脑袋从车窗探出来，熟悉的声线瞬间把郭文媛拽回现实。其实只是一辆普通的轿车，大卫除了略有后移的发际线，所有感觉一如从前。

一边与大卫聊天，一边执起画笔，郭文媛仔细观察着眼前这位老友的细 节，但画面上的大卫头发比实际浓密不少，头顶还环绕了一圈节庆头饰。回到上海后，她给很多朋友看过这趟墨西哥之行的画作，他们不约而同同最喜爱大卫这一幅，“或许是深厚的友谊让我画得更有感情。”现场的大卫更是泪眼婆娑地看着她，“你现

在竟然真的成为了一名艺术家！”2017年，郭文媛和大卫在中东地区做了一年志愿者。闲暇时分，郭文媛用丙烯颜料刷着露天区域的桌椅，甚至是自行车车座和车架，当时大家似乎都没有理会这样的即兴行为，权当是疯狂的消遣。

“时隔近十年，终于在大卫的老家再次相遇，我曾经用了近一年的时间从零开始，在内盖夫沙漠里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根据地，两个年轻人的友谊像两个士兵，两个初生牛犊，无关性别、国籍、年龄、语言……”这是郭文媛的文字记录，她将大卫因沉湎回忆而盈眶的热泪比作加利利湖的湖水。而这么多年来，大卫几乎没有长距离地离家，也没有再见过加利利湖，“他从来没有融入过这里，但他很显融入了上层生活。”

郭文媛解释，大卫的爷爷是波兰犹太人，他带着妻子移民了墨西哥，生下了大卫的父亲，而大卫的母亲是西班牙人。以前大卫去以色列做志愿者正是父亲去世后的散心。父母很早就在墨西哥定居，大卫的国籍便成为了墨西哥，又由于家庭是比较富裕的中产



喂猴子是郭文媛在哥伦比亚做志愿者期间每天的工作。



郭文媛在中东当志愿者时改造自行车。



墨西哥年轻人的读诗会。

阶层，他习惯性将自己封闭在精致的小世界里，与墨西哥普通百姓的生活有着一定距离，甚至对全民狂欢的亡灵节也提不起半点兴趣。比如墨西哥法律规定不准在公共场合喝酒，借助一年一度的亡灵节，大家却得以端着酒瓶在街道上干杯痛饮，更以此宣泄一番平日被俗事缠身的压力，但这对大卫来说，没有半点吸引力。

奥雷里亚诺上校厌倦战争后回到马孔多，将自己关在屋子里，终日反复熔铸小金鱼，做好了就化掉，化掉了再接着做……这一条条从童年游来的小金鱼占据了他的一生，鱼贯而入的却是始终无法摆脱的孤独。“我想去参军。”大卫认真地说，不过这只是将心里话抛向信任的朋友，并不需要等待任何反应，因为他深知母亲会阻止。

死亡不是终点 亡灵节感受人生百年

当得知郭文媛如今多了一个名字——Rosa后，大卫吃惊地问，“你怎么会叫这个？这是一个非常地道的墨西哥名字，而且非常过时，属于上一代的墨西哥老太太才会取的名字。”前些年，当意识到自己要专业从事插画创作时，她立马给自己取了一个符合艺术工作的花名——Rosa，正好是西语拼写。在另一张送给大卫的画像上，她认真地署上对方熟稔的名字——Guoguo，

在大卫这里，是不是一名艺术家无关痛痒。

听到大卫的解释后，她反而灵光乍现地为自己画了一幅自画像，这位有着一张东方脸庞的姑娘Rosa，变成身穿白色大花连衣裙、头顶盘了一圈麻花辫的矮个墨西哥老太太Rosa。连衣裙上的花朵是墨西哥常见元素——万寿菊，到了亡灵节前后，万寿菊如同一颗颗耀眼的太阳，四处抛洒温暖，某种程度而言，这种暖意来自对人生的积极体悟。

“亡灵节的意义在于彻底抹除了人们对于死亡的刻板印象，死亡并不是肉体的死亡，当最后一个活着的人忘记你，才是真正的死亡。”郭文媛从2020年开始大规模的系列插画创作，一直保持着高产状态，“当我一再意识到生命难免有意外，就想尽可能多记录，在世界上留下一些自己活过的痕迹。”2022年，她在上海南昌路的一个社区公共艺术空间举办了第一个展览，记者也正是在那个时候结识了这位让人如沐春风的女孩，因为每次一见面就能感受到其无穷的生命力。此次再见到她时，她已经在上海乃至全国的各大平台举办过自己的画展。

在墨西哥的第一周，郭文媛几乎没有时间打开这个速写本，“我根本舍不得睡觉，只想抓住机会跟人喝酒聊天，因为只要拿起画笔就会耽误很多时间。”正处亡灵节的前一周，街头巷尾就已经潮涌着狂欢游行的



郭文媛时隔八年与大卫在墨西哥重逢。

队伍，每分每秒似乎都在将人压得喘不过气来，但这种由兴奋裹挟的窒息感却令人身心愉悦。戴着夸张的墨西哥玉米帽子的街头乐队演奏着，烟火跟随舞蹈跳动，龙舌兰在教堂门前疯狂生长，公共墓地被新鲜的万寿菊和绚烂的骷髅头装饰淹没……24小时不停歇的游行和音乐会，让人几乎不用睡觉。

后来的日子她才平静下来，开始有一些空余时间用来画画。每年11月1日和2日是墨西哥亡灵节，这是一场纪念逝者的大型活动，而2024年11月3日是郭文媛的30岁生日，她在几年前就盘算着一定要赶在这一天前抵达墨西哥，正好衔接着庆祝自己的生日，预演一出向死而生的壮烈感。实际上她在去年10月25日就提前落地墨西哥城，这些感受如今早已成为她画笔下流动的记忆。

“跟着树冠走，跟着人流走，跟着大街小巷不断冒出来的亡灵节圣坛走，跳蚤市场的老头、街边玉米饼推车、卖热巧克力的老太婆、美容店小妹、古董店兼职的美院学生，每个人都给我留下一条或几条重要线索。”一个夜晚，郭文媛被邀请参加了一场小型画廊开幕式和读诗会，最终被拱上台挥舞着双臂用中文念了一首2019年写于哥伦比亚亚马孙雨林的打油诗，不禁窃喜，“这群迷人的墨西哥年轻人，怎么这么快就和我成为朋友了。”